

山谷詩注

內集
別集
外集

四



山 谷 詩 注

集別 集外 集內

(四)

黃 庭 堅 撰

山谷內集詩注卷十六

次韻高子勉十首

高荷字子勉江陵人。上山谷長篇警句云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因此得名。後知涿州而死。自號還還先生。事見曾慥詩選。

雪盡虛簷滴。春從細草迴。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曰。虛檐雲架。按檐字俗作簷。老杜詩更覺春從沙際歸。文選謝朓詩風光草際浮。邱希範詩細草藉龍騎。

德人泉下夢。俗物眼中埃。

德人當謂東坡少游。莊子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善惡。此借用其字。老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久立我有待。長吟君不來。

曾慥集仙傳載呂洞賓題汴都義眉院法堂屋山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

人立盡梧桐影。老杜詩有待至昏鴉退之詩。長吟慰我思。按洛神賦曰。超長吟以永慕。盧仝詩。鶯花爛漫君不來。

重玄鎖關箭。要待玉匙開。

言高君可發古人之祕也。文選陸機功臣頌曰。重玄非奧。頭陀寺碑曰。玄關幽鍵。感而遂

通。同安和尚十玄談曰。金鎖玄關。留不住。行于異類。且輪迴。黃庭經曰。玉匙金籥常完堅。

掃雪我三日。御風君過旬。

上句用袁安事。又王仁裕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徑。迎授賓客。至所居處飲宴。謂之煖寒會。退之詩。閉門長安三日雪。莊子曰。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反。易曰。過旬災也。

言詩今

有數。下筆不無神。

魯論曰。始可與言詩已矣。老杜詩。神仙才有數。又詩曰。下筆如有神。又詩。樂罷不無悲。

行布佳期近。飛揚子建親。

行布字本。出釋氏。而山谷論書畫數用之。按釋氏言華嚴之旨曰。行

布則教相施設。圓融乃理性。即用楞伽經曰。名身與句身。及字身差別。解者曰。名者是次第行列。句者是次第安布。唐書宋之間傳曰。魏建安後。詩律屢變。及之間沈佺期。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老杜贈李白詩。飛揚跋扈為誰雄。蓋借用北史齊神武紀中語。老杜詩又

曰詩看子建。可憐金石友。去不待斯人。金石友見前注。亦謂東坡少親謂曹植也。游于時已死。恨不見子勉。

峴南羈旅井。灞上獵歸亭。日繞分魚市。風回落鴈汀。老杜詩。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按魏志王粲傳。山陽人。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漢書李廣傳。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人

田間飲。還至亭。霸筆由詩客把。笛爲故人聽。上句言久不作詩。因高君可與論此事。故復援筆。下句謂追懷東坡。晉書向秀傳。作陵尉醉。呵止廣。思舊賦序云。經嵇康呂安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晏遊之好。感音

而嘆。故但恐蘇耽鶴。歸時或姓丁。終上句之意。亦指東坡言其不作賦云。可測識也。蘇耽。丁令威見前注。

君不居郎省。還應上諫坡。蔡質漢官典職曰。尙書郎省中。皆以胡粉塗壁。諫坡見李宗諤先公談錄。具前注。才高殊未識。歲晚喜無它。說文曰。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音託何切。徐

鉉注云。今俗作。櫪馬羸難出。鄰雞凍不歌。老杜詩曰。盡簪喧櫪馬。退之書曰。泥水馬弱不敢出。鄰雞見孟子。東坡雜說曰。予來黃州。聞黃人羣聚謳歌。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雞唱。爾漢官儀。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

雀門外。專傳雞鳴。應劭曰。今雞鳴歌也。余今所。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言作詩當深思苦求。方與古人相見也。傳燈錄。百丈謂

得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呂豪正詩。撥盡寒爐一夜灰。老杜詩。試學陰何苦用心。謂陰鏗何遜。

荆渚樓中賦。南陽壠底吟。誰言小隱處。頻屈故人臨。上兩句皆述荊州。渚宮見前注。文選王粲有登樓賦。李善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蜀志諸葛亮傳。躬耕

龍畝好爲梁父吟。注引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隆中。按後漢志。南陽屬荆。州文選王康琚詩曰。小隱隱陵藏。大隱隱朝市。漢書灌夫傳曰。將軍旦日蚤臨。經笥難窺底。詞源幸汲深。思君眠竹屋。雪月

冰寒衾。

後漢邊韶傳。腹便便。五經笥。老杜詩。詞源倒流三峽水。莊子曰。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劉禹錫涵碧圖詩序曰。碧流貫于庭中。冰澈射人。自注云。冰音去聲。集韻。冰音通孕反。冷迫也。

驚人得佳句。或以傲王公。

用杜牧之千首詩。輕萬戶侯之意。老杜詩。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詩。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荀子曰。道義重則輕王公。

處世要清節。滑稽安足雄。

言當慕伯夷之清。不當如東方朔之陸沈也。法言。或問東方朔曰。非夷尙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又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

深沉似康樂。簡遠到安豐。

晉書。謝玄封康樂縣公。爲叔父安所器重。有經國才略。王戎封安豐縣侯。

裴楷傳。鍾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漢書王嘉傳曰。計謀深沉。元稹作老杜墓銘序曰。蘇李五言。詞意簡遠。謝靈運雖襲封康樂公。然此詩以深沉言之。必非指靈運也。

一點無俗氣。相期林下同。

僧貫休題東林寺詩。田地更無塵一

點。退之王仲舒墓誌曰。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晉書王戎傳。與阮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藉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又王凝之妻謝氏傳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

志士難推轂。將如高子何。心期誠不淺。餘論或相多。

志士見魯論。推轂見前注。文選任彥昇詩曰。中道遇心期。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曰。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南史謝朓傳曰。

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戰國策。或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漢書何武傳注曰。多重也。

欲向滄州去。還能小艇麼。鷗鷺西照處。相並曬漁蓑。

言欲與之

同往江海也。選詩。復協滄州趣。老杜詩。聞引老妻乘小艇。又云。鷗鷺西日照。曬翅滿漁梁。東坡樂府曰。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鑿開混沌竅。窺見伏羲心。

言伏羲發太極之蘊也。莊子曰：儻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有物先天地。含生盡陸沉。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雪

寶頌曰：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詩意謂大道坦然，人自迷謬，平地上沒溺而不自知也。陸沈見莊子，已具前注。此借用。

伐山成大廈。鼓橐鑄祥金。

上句欲其積學，以成廣大之規模。下句欲其鍛煉，以盡精微之極致。漢書

地理志曰：楚地以漁獵山伐爲業。注云：山伐謂伐山取竹木。文選四子講德論曰：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淮南子曰：鼓橐吹埵。注云：橐，冶鑪排橐也。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錡。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此反而用之。

三尺無絃木。期

君發至音。

無絃琴，用淵明事。見前注。劉禹錫與柳子厚書曰：嗟夫，箏、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

少年基一簣。長歲足三餘。

一簣三餘。並見前注。

忽作飛黃去。頓超同隊魚。

退之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云：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飛黃，古良馬名。

尊前八采

句窗下十年書。

北史盧思道傳：朝士各作文，宣帝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等，不過得一二篇。唯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采。盧郎，此借用。十年書，見南史沈攸之傳。見前注。

定作牛腰束。傳抄聽

小胥。

太白詩云：詩禿千兔毫。書載兩牛腰。老杜詩云：抄詩聽小胥。

沙上步微暖。思君剩欲招。萋蒿穿雪動。楊柳索春饒。

高適詩：談經副欲翻。陸龜蒙詩：亂和殘照紛紛舞。應索陽鳥次第饒。

枉駕時逢出。新詩若見

撩。若一作苦。退之詩：猿鳥莫相撩。

樽前遠湖樹。來飲莫辭遙。

老杜詩：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蓋指江陵府而言。山谷時寓居于此。老杜又有詩：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

王介甫詩：物華撩我有新詩。

贈高子勉四首

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刳心潤身

老杜詩語不驚人死不休莊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禮記曰宮潤屋德潤身

沅江求九肋鼈荊州見一角

麟。據言曰肇虛袁州人初赴舉先達曰袁州出舉人耶答曰袁州舉人亦猶沅江出鼈甲九肋者稀一角麟見前注又傳燈錄清原行思傳希遷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

元注云無咎樂府于今第一

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

張侯謂文潛退之潮州謝表曰作爲歌詩薦之郊廟後漢祭遵投壺雅歌

千寶晉紀曰顧榮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傑晉論曰爲力不同科山谷與李端叔帖曰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嘗聞之長老云文潛見此句殊不樂

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

上句欲其韜晦涵養與世同波下句欲其學之精微即事觀理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易曰探賈索隱鉤深致遠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聽他下虎口著我

不爲牛後人。

上句謂無若世人行險僥倖如弈碁而置子于虎口下句欲其特立獨行不落人後也史記蘇秦傳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絃。

謂老杜之詩眼在句中如彭澤之琴意在絃外也老杜以上元二年拜右拾遺事具唐書本傳

顧我今六十老。付公以二百年。

南史謝朓

傳長五言詩沈約云二百年無此詩也晉書陳壽傳張華謂曰當以晉書相付此借用言以一代之詩付之也

再用前韻贈子勉四首

胷中有度擇人事上無心活身

上句欲口不臧否人物而胷中自有準則也退之書曰懼足下以吾不致黑白于胷中禮記曰進退有度左傳吳公子札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傳燈錄德山語曰汝但無事于

心無心于事則虛而靈空而妙樂天詩勿信人虛語君
當事上看莊子曰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

只麼情親魚鳥儼然圖畫麒麟

言本志在于山林恐或不免富貴也傳燈錄證道歌曰不可得中只麼得世說

簡文帝在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木便有濠濮間之趣覺鳥獸禽魚自來相親莊子曰儼然立于四虛之道漢書蘇武傳宣帝甘露三年思股肱之美乃圖畫霍光等十一人于麒麟閣

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絃歌

史記屈原傳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按孔子世家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柳子厚簡吳武陵詩惜無協律者竊眇絃吾詩老杜詩謝朓每篇堪諷詠東坡山

谷嘗論詩可絃歌者米芾曰某明月堂賦便可坡未
應山谷曰可謂落大石調也見王定國聞見錄云

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

言當汲汲追逐古人恐年歲之不吾與也著鞭用劉琨事見前注太白詩風流肯落

他人後轉蓬見前注太白
詩又曰蓬科馬鬣皆已平

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

老杜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云詞源倒流三峽水禮記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

文選謝靈運擬魏太

子鄴中集詩有魏太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瑀平原侯植八人序曰建安末予時在鄴宮云云又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瑒應瑒劉楨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詞無所假韓文公詩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唐書文藝傳曰明皇好經術羣

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則燕許擅其宗。六
七人見魯論。老杜詩。野航恰受兩三人。

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中管絃。

醉鄉見前注。唐人皇甫嵩所著小說。號醉鄉日月樂天詩。閒中日
月長。劉禹錫詩。羅密鳥韻如簧言。漢書曰。鐘鼓管絃之音未衰。

有興勤來把酒。與君

端欲忘年。

文士傳。顧衡與孔融。作爾汝交。衡年二十餘。融年五十。敬衡
秀才而忘年也。又南史江總傳。張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

荆南僉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韻奉酬四首

仕宦初不因人。富貴方來逼身。

上句言其自樹立。劉禹錫連州謝表曰。出身入仕。並不因人。下句
用謝安恐不免富貴之意。僧貫休與錢鏐詩曰。貴逼身來不自由。

要是出羣拔萃。乃成

威鳳祥麟。

孟子公孫丑篇。有若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漢書宣帝紀。詔曰。威鳳爲寶。注云。鳳之有威儀者。左傳哀公十四年。注曰。麟者仁獸。王者之嘉瑞。退之獲麟

解曰。麟之爲靈。雖婦人

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向侯賦我菁莪。何敢當不類歌。

向以教育之意。望于山谷。詩曰。菁菁者莪。樂育
材也。左傳晉侯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顧我乃山林士。看君取將相科。

漢書
王吉

傳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王沂公言行錄云。公爲參政。或議以進士登科。
擇堂吏公曰。我朝設此科。謂之將相科。豈當屈以趨走吏耶。衆皆嘆服而止。

覆卻萬方無準。安排一字有神。

言不爲物役。詩思乃凝于神也。莊子曰。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更其舍。文選。陸佐公漏刻銘曰。盈縮之度無準。前輩詩曰。吟安一个字。老杜詩。下筆如有神。

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

李淑詩苑類格云。梁沈約曰。詩病有入。一平頭。二上尾。三蜂腰。四鶴膝。五大韻。六小韻。七旁紐。八正紐。此借用。文選。陸士龍答張士然云。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老杜王司直短歌行曰。青眼高

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丁晉公曰。水底日爲天上日。楊文公應口曰。眼中人是面前人。

覓句真成小技。知音定須絕絃。

覓句見前注。老杜詩。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絕絃見前注。

景公有馬千駟。伯夷垂名萬年。

事見魯論。蓋期之以遠者大者。

蟻蝶圖

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勳歸去南柯。

此篇蓋有所屬。陸龜蒙蠹化曰。橘之蠹。蛻爲胡蝶。翩旋軒虛。曳尾粉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蠶網而膠之。引絲環

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文選。七啟曰。公叔畢命于西秦。策勳及南柯。並見前注。

謝胡藏之送栗鼠尾畫維摩二首

貂尾珍材可筆。虎頭墨妙凝神。

後漢書與服志曰。武冠貂尾爲飾。注引應劭漢官儀曰。貂內勁悍而外溫潤。老杜詩。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謂顧愷之所畫維摩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東坡嘗言。古本擬作疑。

頗知君塵外物。真是我眼中人。

分屬前兩句。選詩。肅此塵外軫。晉書王戎傳曰。王衍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眼中人見前注。

丹青貌金粟影。毛物宜管城公。

揚子。丹青初則炳。久則渝。老杜有丹青引。又詩。畫工如山貌不同。金粟影見前注。文選頭陀寺碑。李善注。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又按祖庭事苑曰。十門辨惑論云。維摩是金

粟如來。吉藏法師。謂出思惟三昧經。自云未見其本。今據諸經目錄。無此經名。周禮曰。其動物宜毛物。管城公見前注。

只今爲君落筆。他日聽我談空。

亦分屬上兩句。文選北山移文云。談空空于釋部。劉夢得詩。與師相

見便談空。

次韻向和卿行松滋縣與鄒天錫夜語南極亭二首

雪泥滑滑到山郭。提壺勸沽亦不惡。林中解道不如歸。家人應念思歸樂。

梅聖俞四禽言曰。泥滑滑。苦竹岡。雨瀟瀟。馬上郎。提壺子。規並見前注。樂天詩

曰。山中不栖鳥。夜半聲嚶嚶。似道思歸樂。行人掩泣聽。陶岳零陵記曰。思歸樂。狀如鳩而慘色。三月則鳴。其意云。不如歸去。

衝風衝雨走七縣。唯有白鷗盟未寒。

退之詩。不衝風雨即衝埃。寒盟見前注。

坐中更得江南客。開盡南窗借月看。

鄭谷詩。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

唱鷓鴣。孟郊詩。徵文北山外。借月南樓中。

戲答荊州王充道烹茶四首

舊本云居士酒徒不喜茗飲故多戲句

三徑雖鋤客自稀。醉鄉安穩更何之。老翁更把春風碗。靈府清寒要作詩。

老杜詩。草茅無徑欲教鋤。又詩。幕下郎官安穩無。又詩。舍此復何之。靈府謂心

也。見前注。退之李花詩曰。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茗碗難加酒碗醇。暫時扶起藉糟人。何須忍垢不濯足。苦學梁州陰子春。

茗碗見前注。世說。江盧奴直喚人取酒。自飲一椀。老杜詩。問道暫時人。晉書。劉

伶傳。酒德頌曰。枕麴藉糟。充道不喜茗飲。無從洗濯塵昏。故以陰子春戲之。按南史。陰子春傳。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曹子建責躬詩表曰。忍垢荷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香從靈堅壘上發。味自白石源中生。爲公喚覺荊州夢。可待南柯一夢成。

黃庭內景經曰。鼻神玉壘。字靈堅。又曰。呼吸元氣以求仙。朱鳥吐縮白石源。蓋

言舌與齒也。杜牧之詩。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南柯見前注。

龍焙東風魚眼湯。箇中卽是白雲鄉。更煎雙井蒼鷹爪。始耐落花春日長。

趙飛燕外傳。成帝曰。不能做武皇帝。求白雲鄉也。春晝多睡。故末句云爾。王隨

詩。一聲啼鳥禁門靜。

滿池落花春日長。

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

岳陽樓即岳州城西門。據圖誌。經始于張燕公。慶歷中。滕宗諒謫守。始加增飾。規制宏敞。

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出瞿塘滬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

柳子厚詩曰。萬死投荒十二年。老杜詩更憶鬢毛斑。後漢班超傳。上疏曰。臣不

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瞿塘峽。滬。在今夔州。滬。即水經注所謂淫預石也。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水經注又曰。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洄洑。沿所忌。又曰。洞庭湖中有君山。湘君之所游處。曰君山。

滿川風雨獨憑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王逸注九歌曰。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

及。沒于湘水之渚。因爲夫人。按君山狀如十二螺髻。北夢瑣言曰。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劉禹錫詩。遙望洞庭山翠色。白雲盤裏一青螺。貫休詩。

五湖大浪如銀山。

自巴陵略平江。臨湘入通城。無日不雨。至黃龍奉謁清禪師。繼而晚晴。邂逅禪客。戴道純。款語作長。

句呈道純

山行十日雨霑衣。幕阜峯前對落暉。

史記禹本紀曰。山行乘櫟。禮記曰。雨霑服。失容則廢。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衣。幕阜即黃龍山之別峯。輿地廣記曰。在洪州武寧縣。東坡詩。放鶴亭前送落暉。

野水

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

歐陽公詩坡田遠郭白水滿又詩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

靈源大士人天眼雙塔老師諸佛機。

惟清禪師自號靈源叟即雙塔

之法嗣已具贈鄭交詩注初晦堂祖心禪師得法于黃龍山惠南南死塔于山中其後心亦葬南公塔東號雙塔事具洪覺範僧寶傳山谷常參問晦堂爲之塔銘其于靈源待以師友常與徐師川書曰平生所見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之右者傳燈錄靈樹如敏禪師書

一帖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蓋謂雲門文偃和尚也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

白髮蒼顏重到此問君還是昔人非。

歐陽公醉翁亭記曰蒼顏白髮頹然其間者太守醉也筆

法師物不遷論云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尙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人之謂歟

題徐氏書院

元注云德占羨魚亭故基也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娶山谷從妹

學書但學溪老鵝讀書可觀樵父歌。

言不必作功名之想也山谷舊有詩云駕鵝引頸回似我胷中字右軍數能來不爲口腹事樵父歌謂負薪能談王道老杜詩夷歌是處起漁樵

紫髯將軍

不復見空餘巖桂綠婆娑。

紫髯借用孫權事巖桂用淮南小山招隱事並見前注晉書殷仲文傳顧大司馬府中老槐樹而嘆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按實錄元豐五年禧以直龍圖閣節制西師與沈括等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禧

與內侍李舜舉轉運使李穰皆死

贈石敏若

石懋字敏若

才似謫仙惟欠酒。情如宋玉更逢秋。相看領會一談勝。注目長江天際流。

文選。向秀思舊賦曰。託運遇于領會。注云。領會。冥理相會也。老杜詩。注目寒江。

倚秋閣。

題胡逸老致虛庵

藏書萬卷可教子。遺金滿籩常作災。

漢書。韋賢傳曰。賢爲丞相。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老子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能與貧

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東觀漢記。梁商因年穀貴。多有餒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菜錢于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主姓名。莊子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蚌胎用韋誕事見前注。

山隨宴坐圖書

出水作夜窗風雨來。觀水觀山皆得妙。更將何物汚靈臺。

一作莫將世事侵兩鬢。小庵觀靜鎖靈臺。太白詩。丹青畫出是君山。老杜詩。飛閣珠簾圖畫裏。王介甫詩。芭蕉一枕西窗。

雨復似當年水邊牀。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靈臺見前注。

題蓮華寺

狂卒猝起金坑西。脅從數百馬百蹄。

漢書谷永傳曰。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注卒讀曰猝。書曰。脅從罔治。史記貨殖傳曰。牧馬二百蹄。

所過州縣不敢誰。肩輿

擄載三十妻

賈誼過秦論曰陳利兵而誰何注云問之爲誰

伍生有膽無智略謂河可馮虎可搏

退之詩臣有膽與氣史記田叔傳褚先生曰今取富人子又無智略魯論曰暴虎馮河死而無

悔者吾不與也孟

身膏白刃浮屠前此鄉父老至今憐

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氏斧老杜詩到今耆舊悲按漢書項籍傳曰楚人憐之至今

子曰馮婦善搏虎

衝雨向萬載道中得逍遙觀託宿遂戲題

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懣晴暉時晦明諛語諧讖論

道邊見前注老杜詩平生憩息也韻書懣與悶同東都賦曰讖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曰讖美言也音讖

草萊荒蒙

龍室屋壅塵坌

漢書晁錯傳曰草木蒙龍枝葉茂按韻書云全塵也蒲悶反法華經云糞土塵坌穢汚不淨

僕僮偪側泌涇渭清濁混

子虛賦曰偪側泌兮注云相迫也老杜詩有偪仄行又詩濁涇清渭

何當分

題竹尊者軒

平生脊骨硬如鐵聽風聽雨隨宜說

傳燈錄巖頭云德山老人一條脊骨硬如鐵拗不折大唱教門中猶較些子法華經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王建宮詞曰聽風聽水作霓裳

百尺竿頭

放步行更向腳跟參一節

傳燈錄長沙景岑禪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玄沙傳曰老和尚腳跟猶未點地叢林舉前人一段語謂之一則一節與一則同竹尊者當是竹根形

此狀如

送密老住五峯

密老蓋法昌之嗣

我穿高安過萍鄉七十二渡遶羊腸

一本此下有二句云去時擷茗春風香歸來映稻春日長高安屬筠州萍鄉屬袁州羊腸見前注山谷書萍鄉縣廳壁曰庭堅杭荆江略洞庭涉脩水經七十二渡出萬載來

宜春省伯氏元明于萍鄉按元明時為萍鄉令

水邊林下逢衲子南北東西古道場

蘇子由筠州聖壽院法堂記曰洞庭有价黃藥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前漢書南粵

傳曰南北東西數千里

五峯秀出雲雨上中有寶坊如側掌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嶢榭迎風秀出中天李善注引國語曰秀出于衆列子曰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寶坊見前注老杜詩秦川對酒平如掌此變

其語用之

去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老禪將

倚遇禪師三十年單丁住法昌山法昌在洪州分寧之北事具洪覺範僧寶傳法華經曰佛賜戰魔賢聖諸將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佛之財

栽松

種竹是家風莫嫌斗絕無來往

僧寶傳又載南禪師至止遇方栽松南公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遇曰臨濟道底南公指石曰這裏何不栽遇曰功不浪施南公曰也知無下手處遇卻指石上松曰從什麼處得來南公

大笑曰蒼天蒼天漢書匈奴傳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注云斗絕也後漢書竇融